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

像鸟儿一样飞翔

□胡玲

腔调

□李艳

腔调是上海人特有的口头禅，松鹤楼餐馆的老板娘就是个很有“腔调”的人。

在惠民大道的江边，松鹤楼餐馆经营了有七八年，这不仅因为厨师手上的功夫好，还有赖于老板娘那独具特色的上海腔调。

老板娘的风度那也是足足的，烫一头港风短式羊毛卷，又风情又干练，天稍微冷一些，老板娘就裹上貂，翘着脚坐在吧台里面，一杯浓浓的咖啡摆在旁边，然后用白嫩修长的手指不停地按计算器，计算器也不停地发出语音报数：“三十八加二十二加二十六加三十二加四十五加六等于一百六十九……”

不管她有多忙，讲起话来，总是不急不缓有条不紊抑扬顿挫，不晓得的人还以为她在唱歌呢。

周六的下午三点半，小囡挎个化妆包走进松鹤楼，老板娘立刻就从吧台里出来，跟在她后面轻声地唠叨着：“哪有小姑娘像依这个腔调的？眼睛圈乌漆麻黑的，啊哟，这个化妆包比依的书包还重哟。”

“啊哟，这是假期又不上学，化个妆你也唠里唠叨。”小囡把化妆包往吧台里一扔，转身就去操作间找她爸去。

听到一声软糯的“爸比”，那个穿着条纹马甲、打着领带的男人立马就铺满一脸宠溺的笑容从里面走出来，“宝贝，今天想吃啥？”

“四喜烤麸。送六号包房。”小赵啊，给小囡烧一份四喜烤麸送到六号包房，加份紫菜羹和一碗米饭！”

吃完饭，小囡在吧台里补妆，睫毛刷得又浓又黑又长又翘，嘴巴涂得又红又亮又闪又润，老板娘把镜子给她合上，“祖宗，过了年就高考了呀，依这个腔调哪里还像个学生妹嘛！老公，送她去补习班，路上注意一下安全。”

小囡坐上车走了，老板娘就喊服务员小丽来收拾。小丽边收拾边说：“老板娘，您家宝贝越来越漂亮了。”

“小姑娘要是把学习成绩搞上去，那才是真漂亮。千万别走我的路，学习搞砸了，将来这个吧台就是她的位置了呀。”

小丽的脸红了。得亏老板娘口下留情，没把小囡学习不好将来就是自己这种样子的话说出来。但很快，小丽的脸又白了，自己这个样子，可不是自己学习不好，是家里那个穷老父亲怕她这个丫头片子考上了大学，家里少了个劳力不说，还得花一大笔钱供她上学呢。小丽心里想着，她要是上了大学出来，一个月挣的钱可比老爹一年挣得多，这条致富路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所以，寒假伊始，小丽早就跑出来打工赚学费了。

又一个周六的下午，小囡背着书包比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到了松鹤楼。老板娘放下正在语音报数的计算器，赶紧出来。“依这才像个小姑娘的样子嘛，脸干干净净的，眼睛也水灵灵的，多漂亮。”

小囡边往六号包间边走边说：“妈妈，叫小丽过来找我。”小丽得了令，一溜烟跑进了六号包房，两人在里面窃窃私语起来。

夜里，松鹤楼里灯光璀璨，客人的喧闹声也如江水般起起落落。把最后一桌客人送出门时，老板娘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她留个心眼多打量了几眼，发现是晚上在店里吃饭的一位客人，她马上满脸笑容地走上前，问：“老板，是不是落下什么东西在店里了？天冷，进来喝杯热茶吧。”

那人连连摆手，然后问道：“你们店里有叫陈丽的女孩吗？”“依认识她？依是她什么人？”

“哦，我曾是她的班主任，我，我现在下海经商了，可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可是班上的尖子生啊，最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的，怎么能在店里打工呢？我怕进去找她让她尴尬，又怕说活重了伤到她，又怕说轻了她不听，这才犹豫着该不该进去。”

老板娘脸上多疑的神情慢慢消散了，不急不缓地说：“老师好！小丽，不，陈丽是我这里的临时工，跟我的小囡一样大，开学我就劝她回去读书，工资不会亏待她的，依不要担心哟。”

“麻烦你转告她，只要她考上大学，她的学费有人出。我把我的助学金名额留一个给她，但你不要告诉她是我出的，我这个班主任不称职，当年和她说了好带她们到毕业的，是我半路下车了……”小囡不知何时站在老板娘身后，“啊哟，这个小丽我早就发现不一般，她藏在六号包房里的复习资料比我的难多了，每个周末跟她悄悄在包房里一起学习，这个补课费可得从老妈这里补给她哟！”

“阿拉晓得啦，小姑娘今天不但人漂亮，腔调也漂亮啦。”老板娘搂着小囡开心地说。

松鹤楼餐馆的大门后，从蓝色的天鹅绒帘帘下面，闪出一个偷听的影子奔向厨房，洗完碗，她还要去六号包房呢。

这只鸟笼，它就一定可以飞上蓝天，快乐地飞翔，虽然过程可能很辛苦。”

羽柔沉默片刻，打开鸟笼的门，鸟儿惊慌地站在门口，不敢走出笼子。

第二天一早，羽柔给秋雁做完工钱，只身离开了别墅，那些珠宝、包包和华服，她一件也没有带走。

三年后，秋雁去学校接新雇主的养女小花放学。站在校门口拥挤的人群中，秋雁看到一个女孩走进校门，女孩特别像羽柔，秋雁想追上去，女孩已经走进校园去了。

秋雁叹了口气，幽幽地说道：“或许，它被圈养太久，早已失去了捕虫觅食的能力，也不会飞翔了。”

秋雁说：“如果它能离开”

就是个见不得光的人。”羽柔哭得梨花带雨。

半夜，秋雁起来上厕所，看见花园的灯仍然亮着，羽柔孤零零地坐在花园里，望着天空中的月亮发呆。羽柔身旁，笼子里的鸟儿正低声叫唤，声声凄凉。

花园外，古榕树的枝叶在夜风中摇摆，鸟儿在枝叶间穿梭，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唱着欢快的歌儿。秋雁指着那些鸟儿，说：“你看这些鸟儿，自由自在地觅食、飞翔、歌唱，多快乐啊。”

羽柔很生气，想冲进去找男人理论，为羽柔出口恶气，羽柔一把将秋雁拉出商场。

回到别墅，秋雁埋怨羽柔太过软弱。“其实，刚才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我只不过是圈养他的一只鸟儿而已，有什么资格指责他？我羡慕你们。”

秋雁亲昵地拍拍男人的头，说：“咱们在城里好好干，明年把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等儿子上小学时，就把她接到城里来念书，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羡慕你们。”秋雁羞涩一笑，脸上浮起一抹幸福的红晕。

七夕节，男人打电话给羽柔，说过来陪她过节。羽柔化妆、打扮、洗水果、买鲜花、做糕点、做羹汤，忙了整整一天，仍然不见男人的影子。黄昏时分，男人打来电话，说临时有工作上的应酬，不来了。满桌丰盛的饭菜，羽柔一口也吃不下，闷闷不乐地喝掉了杯中的酒。

“秋雁姐，陪我出去走走。”羽柔脸上泪痕斑斑，妆也花了。

两人打车来到市中心一个大商场，羽柔疯狂地购物。路过商场的西餐厅时，她们竟然看到了羽柔的男人。男人正和一个女人有说有笑地吃着烛光晚餐。秋雁很生气，想冲进去找男人理论，为羽柔出口恶气，羽柔一把将秋雁拉出商场。

回到别墅，秋雁埋怨羽柔太过软弱。“其实，刚才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我只不过是圈养他的一只鸟儿而已，有什么资格指责他？我羡慕你们。”

秋雁亲昵地拍拍男人的头，说：“咱们在城里好好干，明年把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等儿子上小学时，就把她接到城里来念书，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秋雁胃病犯了，住进了医院。羽柔去探望秋雁。雪峰正在病床前和秋雁聊天。秋雁的眼睛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现在业余时间，我都在手机上学习家政服务知识，希望自己越做越专业。”

雪峰温柔地看着秋雁，眼中写满了欣赏。雪峰用毛巾给秋雁擦了脸，洗了一个苹果，削皮，切成小块，插上牙签，放进果盘里，端到秋雁床头，然后又冲了一个好澡，上周，我们保安队长表扬我工作很认真，说下半年给我涨工资。”

秋雁亲昵地拍拍男人的头，说：“咱们在城里好好干，明年把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等儿子上小学时，就把她接到城里来念书，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雪峰离开后，羽柔由衷地对秋雁说：“秋雁姐，我真羡慕你们。”

秋雁亲昵地拍拍男人的头，说：“咱们在城里好好干，明年把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等儿子上小学时，就把她接到城里来念书，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饭聊天，还会唱歌给男人听。羽柔嗓子好，大学学的声乐，唱出的歌儿像百灵鸟一样动听。男人霸道地说，你的歌只准唱给我一个人听。羽柔脸一红，心里像花儿一样香甜。

男人不来，羽柔就吃不好，睡不好，郁郁寡欢，像霜打的叶子，蔫蔫的，一点生气也没有。

一次，男人带了只鸟过来。鸟关在金色的鸟笼里，红色的羽冠鲜艳如血，墨绿色的羽毛光滑柔亮，仿佛一个头戴宝石王冠、身穿飘逸长裙的仙女，美不胜收。“我不在的时候，让鸟儿陪你，为你解闷，这鸟笼是我特意订制的，里里外外全是黄金。”

从此，羽柔时常提着鸟笼在身边，鸟儿在笼子里唱歌，羽柔对着鸟儿唱歌。

虽然羽柔过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但秋雁一点儿也不羡慕羽柔，甚至觉得羽柔很可怜，秋雁觉得羽柔就像那只关在黄金笼子里的鸟儿。

我喜欢北京的春夏，因为会下很多场或大或小的雨。最让我享受的便是在雨来临之际，泡上一壶茶，安然地坐在露台的花园里，喝茶，读书，听雨，看窗外雨雾濛濛的山景。

民间有一句谚语：“燕子低飞天将雨。”风雨欲来时，我总能看到燕子在屋檐下飞来飞去。有时是一只孤燕，有时三两相伴，更多的时候是成群结队。它们边飞边“叽叽喳喳”地密语，仿佛是在密谋：“快下雨了……多捕食啊……我们赶紧飞走啊……”商量完后，一齐飞往山的方向了。它们的叫声和身影，让我喜出望外，忍不住拿手机定格这“欢呼雀跃”的一幕。

雨来势汹汹，一瞬间倾盆而下。我伫立在窗前，视线被雨帘切断，眼前的山仿佛被它吞噬掉了，模糊难辨。窗外愈是雷雨交加，我的心愈是宁谧清明，这或许是自然赐予我的力量。我尽管泡一壶茶，坐在椅子上，听着雨演奏的交响乐，看着它们乐此不疲地拍打玻璃屋顶，再顺流而下。待到一道茶喝尽，雨也渐渐小了。

细雨霏霏，如烟似雾。这时近处的山景开始渐渐展露在视线里，山上的树木沐浴后更显得娇翠、饱满，盈盈欲滴。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影笼罩在烟雨中，如同一帧山水泼墨画。

雨停后，我第一时间打开窗，细细嗅闻，空气里弥漫着草木和泥土的清新，很是治愈。原本因为躲雨而不知所终的燕子，这时又飞回来了，只是比之前飞得更高了。

极目眺望，连绵起伏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如同仙境一般。云是变幻莫测的。研究它们千奇百怪的形态是我的乐趣：这片云看起来像一只陷入迷途的羔羊，但是稍不留神，它又变成一只麋鹿在丛林中奔跑起来，跑着跑着就消失在苍茫中；另一片云神似一个断线的风筝，不断地在空中上升、漂浮，随着一阵风的到来，消散了……

看着云卷云舒，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经过人生的跌宕起伏，如今才体会到诗人王维心怀豁达、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当下的困难，是人生的试金石。从容应对，它会如云团一般舒展、散去。因为，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内心坚韧的锻炼。当我们学会在困境中保持平静，像观看云卷云舒那样从容，便能够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春色满园

李海波 摄

我有位好友，是个吃货，人称美食家。一日偶遇，他告诉我，最近，惠州宾馆独家推出了一个美食品牌，名曰东坡宴。东坡宴的每道菜不仅与苏东坡寓惠期间的一些轶事相关，而且荤素搭配得当，色彩悦目，味道鲜美，可谓形、色、香、味俱佳。

紧接着，好友又是“羊蟹骨”，又是“西村鸡”，又是“东坡笔”的，将东坡宴的菜品一一道来……直说得我舌尖生津，真想找机会前往惠州宾馆一饱口福。

说来也巧。兔年12月23日，获中国作协颁发的全国文学志愿服务优秀项目——惠州市小小小说大课堂，特邀全国鲁奖得主、《作品》杂志社社长王十月为大课堂第78课授课。王社长当晚下榻惠州宾馆，市小小小说学会一些文友在惠州宾馆为王社长举行欢迎晚宴，点的正是东坡宴，我心里一饱窃喜，这回可如愿以偿了。

晚七时许，上菜了。服务员先送上四款精美小吃。紧接着，给每人端来一盅“谷董羹”。一瞧，但见其颜色绿白相间，羹中游荡着的乳白色食品，香气扑鼻而来，令人食欲大增。众文友遂持汤匙端起那羹送进嘴里，顿觉绵软柔滑，味美鲜香，四周随即响起一片叫好声。

“这叫羊蟹骨。”服务员指着刚上来的第一道菜，柔声说。我一看，一个精致的碟子里，静卧着近10小块黑褐色的食品。这时，写过长篇电视文学剧本《东坡岭南情》(载于《中国作家》影视版)的申平会长兴致勃勃地朗声说，这“羊蟹骨”还有个苏东坡买羊骨头“烤羊蝎子”的故事。相传苏东坡寓惠期间，过的是穷日子，有一回，他把当地没人要羊骨头带回家，洗干净后用清水煮熟沥干，将羊骨头四面抹上酒和薄盐，再用小火烤至微焦，食用时，用缝衣服的针将羊骨头缝隙间的细肉剔出来送入口中，轻咀嚼之后，竟大有美如“蟹羹”的感觉。因食用时有蟹肉的味道，故称为“羊蟹骨”。

眼瞅着文友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西村鸡”，我不禁回想起会长曾说过的苏东坡寓惠期间做了大量有口皆碑的民生实事。比如近千年前，西枝江和东江的交汇口以西是惠州州城，以东是归善县城，两城隔江相望，东新桥就在“二江交汇处”。苏东坡了解到东新桥已毁坏，用小船载人渡江经常淹死人。便多方奔走，大力倡建东新桥，后又监建西新桥。在修建两桥时，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苏东坡还捐出了皇帝赏赐的玉璽带，又动员远在江西的弟媳一道，捐出了皇帝所赐的黄金。历时一年，宋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东新桥和西新桥同时建成，民众往来更安全便利，全城父老乡亲杀西村鸡庆祝。苏东坡还写下《两桥诗》，诗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酒至正酣，服务员端上第五道菜，名曰“海山仙人降罗不襦”，乍一看，一只只圆型的小食品，酷似一种岭南佳果。我悄悄问一旁的梁主管，这是荔枝吧？

梁主管嫣然一笑，是。它表面那一粒粒的是大米制成的，内面是牛肉丸。

文友们听了，纷纷举筷……一文友说：“苏东坡寓惠时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食荔枝》的诗呢。”我突然想起曾看过一些资料，苏东坡寓惠那些年，他提及荔枝的诗词多达十七首，书信文章有九篇。其中《食荔枝》更是广泛流传，诗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约莫半小时后，东坡宴的第九道菜，也是最后一道菜终于登亮相，当服务员把菜品端上桌时，一文友有些惊讶地问，好漂亮的毛笔呀。可上它干嘛？

地掰开毛笔头，兴冲冲地蘸了点黑色的酱油，便急忙往嘴里送，没承想，手一抖，那毛笔头轻轻地滑落在饭桌上，引来一片嘻笑声。

王社长也乐了，他仔细品尝了“东坡笔”后，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我低声问一位刚吃过毛笔头的文友，感觉如何？

他一脸认真地说，不错，一咬，有点儿酥；一咀嚼，有点儿脆；再细品，又有点儿爽……“东坡笔”，这名字好，造型独特；别有一番风味，堪称一绝。

晚宴结束后，我禁不住想，惠州宾馆从苏东坡寓惠的诗文和饮食文化中汲取灵感，首推东坡宴，不失为弘扬惠州东坡饮食文化的一大创举。东坡宴在烹饪方法上取客家菜之精华，尽可能还原苏东坡所处的两宋时代的味道，所有菜品都巧妙地契合了苏东坡“人间有味是清欢”的豁达心态，融入了苏东坡寓惠期间的一些民生实事，以及所写的一些诗文，让食客既能品尝美味佳肴，又可以感受到精深的惠州东坡饮食文化，增进对东坡岭南情的了解，可谓两全其美，岂不乐乎？

妙哉，东坡宴！

空山叠翠，裹烟罩雨

□燕少鑫

东坡宴

□海华